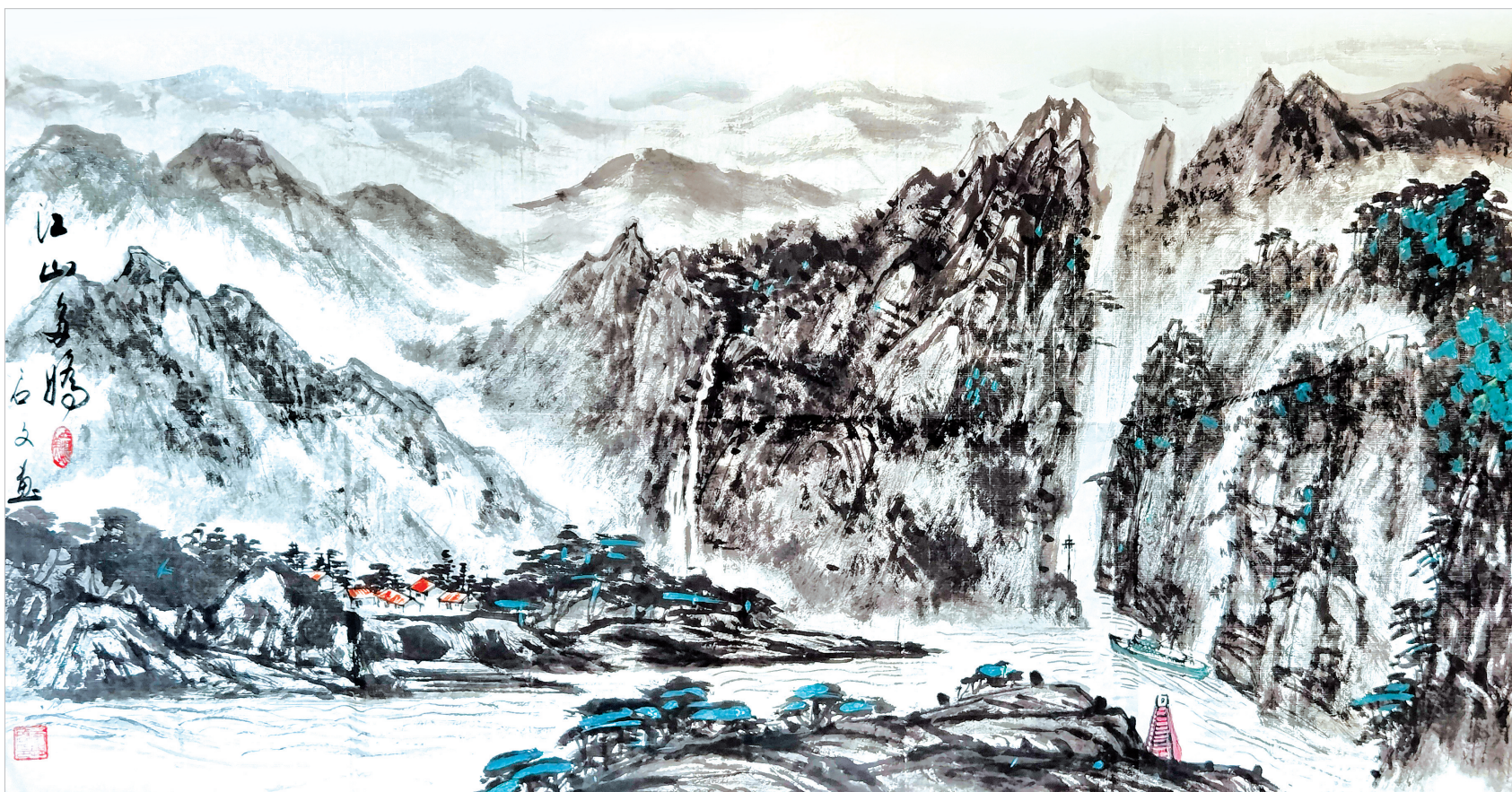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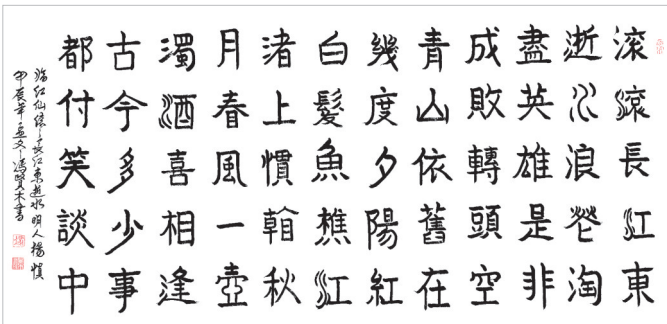
《江山多娇》

作者:李兴启(70岁)
青山区钢花村街道111社区



《清宮圖》

作者:喻丹(57岁)
江汉区万松街道云天社区



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

作者:冯贤木(76岁)
东西湖区吴家山街道文家湾社区



书房 (节选)



说起书房,实在是在下平生最得意之处——我真的把书房从梦里搬到现实中,如法国人蒙田的那间耸立在高岗上的书房。这书房呈圆形,四壁书籍便成环状地拥围着主人,主人通过书房的三扇大窗户居高临下地、成环状辐射地拥抱着院子、花园、牧场、山峦、森林、云朵、天空……一望无际、绚丽多彩、变幻莫测的山野风光不期而至,大自然的万千气象俱收眼底,俱为吾备,坐于此间,该是如何的心旷神怡!难怪深居简出、归隐书房的蒙田,痴迷人文主义和古典文化,常常将旅行与写作的互动付诸笔端。

中国古代文人的书房一般筑在花园里,描绘“西湖七月半”的绍兴人张岱,他的“梅花书房”与“不二斋”可谓代表作。书房中“图书四壁,充栋连床”自不消说,见功夫的是花园的景致,湖石坛台外,有开满三百余朵的大牡丹三株,妩媚的滇茶旁是苍古劲的梅,梅根边是缠绵的西番莲,亭亭玉立的秋海棠。如此就会有“窗含水曲琴书韵,壁挂藤花字句音”,“花落砚池香描字,竹摇窗帽韵入书”的意境。这是豪华型书房,而即便是素朴点的陋室书房,也有苔痕上阶绿,草色入帘青,可以调素琴,阅金经的境界。

所以我对我有书房这件事,一向心存无上感激。过去住集体宿舍的时候,我在角落用一架、一桌撑起我的书屋。当有自己的小家时,我在阳台上筑起空中书阁。“一米斋”是我对它的爱称,因为有书,一米见方,也可以乾坤无限。所以,这个爱称就这样

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个真正的书房里。若有朋友来,会说现在这书房可不止一米,我会笑指挂在墙上的斋志给他看,志曰:“神天秀地,仁山智水,一米得之,不亦乐乎。”这,真的是我快乐的所在。就看看这天吧,看看这地吧,北窗外一峰山翠,南面不远处一株海蓝,三面书环,一面向阳,一盆双色梅在阳台上开得宁静致远,洗衣的小天地,让我可以在书香中兼顾家务,这样的书房,真的已让我欢喜、让我满足。

当然,这种满足并不排除我还神往梭罗在瓦尔登湖建造的小木屋:桌子上有一本翻开着的、正在阅读的书。湖边种玉米、土豆、豌豆、萝卜,赏四季更迭,听鸟儿歌唱。沾满泥土的文字,经历风雨的感悟。梭罗书房,大象无形,仿佛在思想里飞翔。

我渴望有一天,不管在哪里,都有这种雍容与自信,行于天地间,万物都像是自己的书房。

作者:付源(70岁)
武昌区首义路街道大东门社区

